

# 长篇小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32700.  
十三世达赖喇嘛

降边嘉措 吴 伟

蝇王

〔英〕威廉·戈尔丁

7

---

# 长篇小说

---

一九八五年(总第七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长篇小说

一九八五年  
(总第七辑)

## 目 录

### 十三世达赖喇嘛

——1904年江孜之战

.....降边嘉措 吴 伟 (3)

心灵的震撼 .....降边嘉措 吴 伟 (185)

《十三世达赖喇嘛》题字 .....赵朴初 (3)

蝇 王 .....〔英〕威廉·戈尔丁 著

张 镜 何政安 刘英芳 译 (192)

戈尔丁、《蝇王》及其它 .....张 镜 (274)

作家单学鹏、扬镰、叶辛、金振林照片 .....封二

闪光的岁月(国画) .....赵华胜 封三

封面设计 .....任建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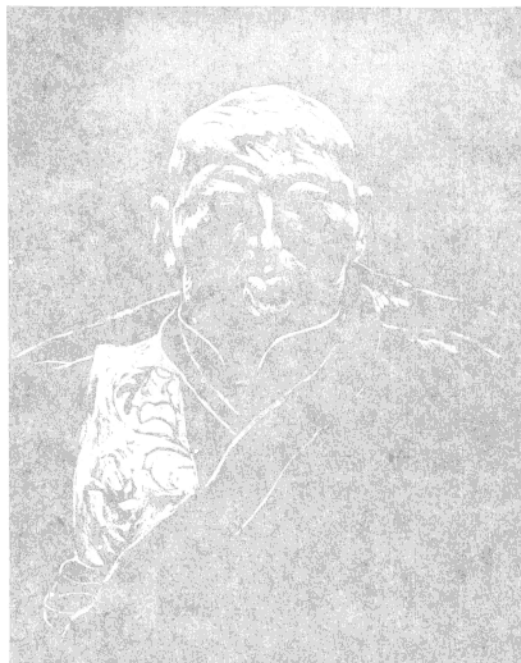
# 十三世达赖喇嘛

——1904年江孜之战

降边嘉措 吴伟

## 人物表

- |      |                       |
|------|-----------------------|
| 土登嘉措 | 十三世达赖喇嘛，二十八岁。         |
| 拉丁赛  | 藏军代本，前线总指挥。           |
| 哲林   | 藏军代本，后继任前线总指挥。        |
| 阿旺喜绕 | 大仲译。                  |
| 宇妥   | 代理噶伦。                 |
| 托麦   | 拉萨色拉寺的堪布。             |
| 洛桑绕登 | 拉丁代本的秘书，后任哲林代本秘书。     |
| 洛桑坚赞 | 五十多岁，噶丹寺大法台。          |
| 桑丹   | 达赖的司茶喇嘛。              |
| 来协   | 大牧主，藏英双方谈判时任联络员。      |
| 曲央   | 来协的夫人。                |
| 德尔智  | 布里亚特蒙古喇嘛。             |
| 有泰   | 驻藏大臣。                 |
| 洛丹   | 老抗英战士，沃措部落牧民，六十多岁。    |
| 克珠旺秋 | 青年喇嘛，洛丹之子，二十六七岁。      |
| 仁赛   | 沃措部落牧民，外号“小猴子”，十五、六岁。 |
| 曲妮桑姆 | 牧民，洛丹之女，二十一、二岁。       |
| 格来   | 牧民，曲妮桑姆的未婚夫，二十五、六岁。   |
| 诺布   | 来协的佣人，英军向导，十七八岁       |
| 阿达巴魁 | 工布兵                   |
| 独臂大叔 | 《格萨尔》说唱艺人，后为哲林代本部下藏军。 |
| 朗杰   | 小喇嘛，十五、六岁。            |
| 土登朗杰 | 乃尼寺喇嘛。                |
| 更登   | 山间小寺的老喇嘛。             |
| 刘长寿  | 驻守江孜汉兵。               |
| 荣赫鹏  | 英国远征军上校。              |
| 威廉   | 英军上尉兼翻译官。             |
| 玛丽   | 英军报务员，荣赫鹏的秘书。         |
| 格林   | 荣赫鹏的侍卫。               |
| 克拉克  | 廓尔喀骑兵大尉。              |
| 鹰钩鼻子 | 英军上尉。                 |
| 布兰特  | 英军上尉。                 |



吉布森 英军中尉。  
盖斯盖尔 炮兵大尉。

## 一 雪域一神

一个身穿僧衣的青年伫立在窗前，良久地凝视着远方，眉头微微蹙起，檀香木佛珠在两手下急速地搓动。

这个青年，就是被人们誉为“雪域一神”、执掌着西藏政教大权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布达拉宫高达十三层，由红宫和白宫两部分组成，红宫用来存放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白宫，则是历代执政的达赖喇嘛举行宗教仪式，办理公务以及平时居住的地方。白宫的最高处有两套寝宫，终日阳光普照，东面的叫东日光殿，西面的叫西日光殿。土登嘉措的寝宫在西日光殿。

站在布达拉宫的楼顶，可以将拉萨城的全部景色尽收眼底，而站在日光殿内看拉萨，视野虽然没有在楼顶那么开阔，却也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座古城的全貌。

伫立窗前的达赖喇嘛，似乎无心欣赏日光城清晨的景色，他一直朝西南方向眺望着，显得疲倦、烦躁，而又有几分紧张。他似乎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但是，通往曲水宗的大道上，是静悄悄的，既无行人，也没有马匹，更没有扬起尘埃。他失望地叹了口气，慢慢转过身。

土登嘉措把佛珠挽在手腕上，随即又取下，拿在手上，急促转动，喃喃地念了几句经，又把佛珠挽在手上，来回走了几步，返回窗前，把头探出去，朝曲水宗的方向眺望。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在那里汇合，从边境到拉萨，一定要经过那个渡口。大路上仍是静悄悄的。他再次将下佛珠，想念一点经，好使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可仍然念不下去，索性把佛珠扔在床边的矮脚桌上，自己盘腿坐在床上。

拉萨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传昭会。传昭大会是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于藏历土牛年（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发起的一个祈祷

法会，从那以后，每年都要举行。全国各地信奉佛教的藏族和蒙族喇嘛都来参加，成为西藏最盛大的宗教活动。

达赖和班禅是宗喀巴的两个徒弟。按照惯例，传昭大会要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若达赖不在或年幼尚未亲政，则由噶丹寺法台<sup>①</sup>——噶丹池巴主持。

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正在主持今年的传昭大会。自他被选为达赖以来，从未离开拉萨。因此，从他亲政那一年起，每年都由他亲自主持，今年已经是第八次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清朝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额尔德尼是无量佛的化身。他们来到人间，是为了宏扬佛法，拯救众生出苦海。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已经在人间度过了二十八个春秋。二十八年来，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土登嘉措几乎没有过几天无忧无虑、无牵无挂的安静日子。特别是亲政以来，政教事务繁重，使得年仅二十八岁的达赖喇嘛，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些。

土登嘉措确实感到很累，从藏历正月初一开始，他主持了一系列的庆典和法会，接受来自全藏区数万名僧俗百姓的朝拜。拉萨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大年初一是佛爷的年，初二是王公贵族的年，初三是护法神的年。实际上也确是这样。按照惯例，正月初一清晨，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藏语叫“泽多”，祈祷仪式结束后，所有的官员和僧俗百姓都去各大寺院朝佛，拜见大活佛、大喇嘛。初一这天，不能互访拜年。

初二，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们，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祝贺新年，这一天达赖喇嘛接受了一批又一批僧俗官员们的朝拜。向达赖贺年之后，噶厦政府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也要达赖参加。庆祝会结束，僧俗

<sup>①</sup> 噶丹池巴即继承噶丹寺里宗喀巴的法座者，是噶丹寺的大法台，在宗教上的地位比达赖、班禅还高。有资格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并任摄政王。

百姓到大贵族和僧俗官员们的府邸去献哈达，贺新年。这时，达赖才有机会稍事休息。但是，他身边的僧官们，也接连不断地来贺年，请求摸顶，使他应接不暇。

初三，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把乃琼护法神请到布达拉宫，举行祭祀仪式。各寺院也要祭祀自己的护法神。

初四至二十五日，要在大昭寺举行规模宏大的祈祷法会，由达赖亲自讲经，并主持辩经大会，考核争取做拉仁巴格西<sup>①</sup>的喇嘛。

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按理来说，这些事情是他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政教活动。在这期间，他接受僧俗官员的祝贺，受到成千上万名虔诚而又狂热的信仰者的膜拜，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提高他的威望，扩大他在僧俗百姓当中的影响。土登嘉措亲政不久，在政教两界根基还不深，更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威望。何况他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因此往年总是十分积极而又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丝毫不感到厌烦和疲倦。但是，今年他却感到成了负担，一个令人厌烦而又摆脱不掉的沉重负担。他巴不得一天当三天五天用。匆匆结束讲经会，草草举行“晒佛”仪式<sup>②</sup>，尽快摆脱这些没完没了让人心烦的礼仪。偏偏今年前来参加传昭的人比哪一年都多。他们当中有来朝佛的；有要求参战的；有的是既朝佛，又想参战。达赖听说最近还不断有人从各地到拉萨来，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正因为这样，所有这些活动，达赖喇嘛还必须亲自参加，而且要认真对待，绝不能掉以轻心。达赖注意到，今年的庆典活动显得庄严而又隆重，但缺少往日热烈欢快的气氛，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因此，达赖喇嘛感到格外费力。为了参加这些活动，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不仅感到厌倦，而且确实有点心力不支。

昨天——藏历正月十五，达赖主持了一场最重要的考核拉仁巴格西候选人的辩经大会，晚上正当数万名僧俗百姓在八角街参加

盛大的灯节时，在大仲译阿旺喜绕等少数几个亲信随从的陪同下，达赖喇嘛秘密回到了布达拉宫。推说自己要准备讲经，他请噶丹池巴洛桑坚赞主持这几天的辩经大会。

离开繁华而又喧闹的八角街，回到布达拉宫，达赖的心情并没有安静下来。布达拉宫远离拉萨城，高踞于红山之上，戒备森严，平日就很宁静。现在，宫内的喇嘛差不多都到大昭寺去参加辩经大会了，听不到往日听惯了的诵经祈祷和法鼓银铃的声音，反倒使达赖喇嘛不习惯，更加烦躁不安。他又拿起佛珠，努力想使自己镇静下来。忽然间，土登嘉措想起了自己儿时的一件往事。

一次，他问他的经师：

“师傅，念经时怎样才能一心不乱？”

师傅并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含义深长地说：

“当你念经念到一心不乱时，我问你：是佛在念，还是你在念？念经不是一边念一边打消妄想，而是念到心与佛契，根境双泯，与道合一，才能往生净上。……”师傅顿了一下：“成佛不是一天半天的事，要下功夫，要肯下苦功夫才行。”

师傅的话，在当时，很让土登嘉措费解，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慢慢地，他不但理解了师傅的意思，而且也真的体会到了我不分、心与佛契的感觉。每当念经念得心念归一时，眼前泥塑、木雕的神像如同活了一样，一种特殊的力量贯摄在心中。刹那间，他的注意力使集中到一点，变得异常敏锐，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也顿然消失。此时此刻，经文的每一字，每一偈，便都深深地印在了心里，真正到达一种无我而至净的境地。

而今天，不要说到达无我而至净的境地，就连心神安宁这佛教中最一般的要求也做不到，他只觉得浑身一阵阵发热，心绪烦

① 拉仁巴格西是西藏佛教中最高学位。

② 藏历二月十九日至三十日，在大昭寺再次举行庆祝会，俗称小昭。在小昭完毕的这天（二月三十日），布达拉宫悬挂一幅巨大佛像，长约二十五丈，从屋顶到山根，供人瞻仰、朝拜，谓之晒佛。

乱，焦虑不堪。

心焦自然口渴。土登嘉措端起矮桌上的细瓷碗，吹开浮在上面的酥油花，喝了一小口，就放下了。他觉得茶有些凉，不由得又皱了一下眉头，他朝外屋轻轻拍了两下巴掌，这是叫人的信号。土登嘉措是个十分严肃而又富于幽默感的人，时常爱开个小玩笑，亦庄亦谐，让身边的人感到既畏惧、又可亲。从十八、九岁开始，他叫侍从喇嘛时，从不呼唤他们的名字，而用某种信号。比如，拍一次巴掌，是叫某一个侍从喇嘛，拍两下，三下，是叫别的侍从，或者以摇银铃为信号。如果某一个侍从听错记号，冒然走进来，他是不会答理的。

掌声刚落，司茶喇嘛桑丹蹑手蹑脚地端着一个金黄色的彩陶茶壶，将碗里的茶添满，然后恭恭敬敬地捧到达赖面前。桑丹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圆圆的小脸，还有一对小酒窝，十分惹人喜爱。

达赖喝了一口，接着，将一碗茶一饮而尽。他有个喝热茶的习惯，觉得热一些，喝下去才舒服。

桑丹立即又倒满了茶。按照藏族的习惯，茶碗不能空着，佛爷的茶碗就更不能空着，见佛爷不再喝了，桑丹悄悄地退了出去。

喝了一碗热茶，达赖觉得舒服一些，他随便翻了几页矮脚桌上的经书，这是拉萨印经院木刻印刷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黄教始祖宗喀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学习黄教教义的必读之书。达赖在传昭大会上讲经，也要以该书作为主要内容。

从十几岁开始，达赖就在经师的指导下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有些章节，他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今天怎么也读不下去。眼睛看着经书，心里老想着边境上的事。

前几天，达赖接到多吉孜本和拉丁代本的报告，说我军民在曲米仙廓地方阻击英军，给洋妖以沉重打击。那时，他正在大昭寺主持祈禱法会，感到十分兴奋。他认为这是靠佛祖保佑。在引导数万僧众诵经祈禱时，他在心里默默祈求佛祖保佑我军民，打

退洋妖，保卫我佛土圣地。这消息使他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拉丁代本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和重托。刚一上任，就给洋妖一个有力的打击。洋妖入侵西藏之后，根据噶厦会议的提议，任命一个堪布为前线总指挥。那位堪布为人忠厚，抗击洋妖也很坚决，但他是个僧官，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从未带过兵，打过仗，指挥不得力，实际上是由拉丁代本在指挥作战。当洋妖偷袭亚东，占领帕里，并向江孜宗进犯时，达赖便不顾驻藏大臣和噶厦的反对，毅然撤换了那位堪布，任命拉丁代本为前线总指挥。曲米阻击战的胜利，证明自己的决断是正确的，这使他感到欣慰。

得到拉丁代本的报告，达赖立即在大昭寺东门三楼他的寝宫里召集紧急会议，打算增派援军，一鼓作气，把洋妖赶到边境上去，然后再同他们谈判。但驻藏大臣有泰和以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噶伦们不赞成。有泰明确提出要继续谈判议和，噶厦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却说目前正值祈禱法会，是传昭期间，不应使法会受到影响。待小昭会结束，举行“晒佛”仪式之后，再详加商议。

“晒佛”仪式，要在藏历二月三十日举行，还有一个多月。战事紧急，英国人能让我们等那么长时间吗？！这几天达赖心神不定，总觉得要出什么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认为传昭法会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而使抗妖的大事受到影响，更不能因噶厦和驻藏大臣掣肘而贻误大局，便决定立即返回布达拉宫。他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找一些人好好议一议，究竟还应该做哪些事。

恰在这时，阿旺喜绕低头弯腰，迈着碎步走了进来。没等他站定，达赖便急切地问：

“怎么样了？”

达赖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只有跟他多年的阿旺喜绕听得懂，他明白佛爷问的是边境上的事。

“还没有消息。”

“唉！”达赖的这一声“唉”，不知是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呢，还是对他的下属行动之



缓慢表示不满。

“佛爷，请不要着急，从拉萨到边塞，路途遥远，官员们又是在圣地舒服惯了，吃不得苦，路上不免要耽搁些日子。”阿旺喜绕慢声细语地解释着，尽力为佛爷排解内心的不安和郁闷。

“这几天总有个不祥的感觉，我担心前边会出什么事。”

“请佛爷放心，有拉丁代本在，前线不会出什么事。”话虽这么说，阿旺喜绕自己的心，这几天也老是悬在半空中。

“拉丁代本忠厚可靠，精明干练，对他，我是放心的。”达赖接着说：“我担心的是多吉孜本，他不仅贪图舒服，而且懦弱无能，遇事毫无主见。我真怕他会贻误大事。”

阿旺喜绕知道，佛爷本不想派多吉孜本作谈判代表。面对洋妖入侵，噶厦政府内部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明显地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以夏扎为首的四个噶伦一致主张谈判解决，反对武装抵抗。但是噶厦的主张又遭到许多僧俗官员，尤其是三大寺的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连达赖也难以做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夏扎噶伦主张，请乃琼大喇嘛降神。乃琼大喇嘛说：“不要轻动刀枪，应该谈判议和。”这使达赖感到十分意外，难道神会反对我们抗击洋妖？刚刚到任的驻藏大臣有泰更是极力主张议和。就这样，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主张议和的意见占了上风。噶厦政府决定派遣代表，到边界上同英国人谈判。

派什么人作代表，噶厦政府和三大寺又发生分歧。噶厦认为应该派一名噶伦，至少派一名扎萨和台吉<sup>①</sup>作首席代表，以表重视。三大寺则认为英国人仅派了一个上校作全权代表，我们至多只能派一名四品孜本，否则太抬举了洋妖。问题提到达赖那里，他支持了三大寺的意见。

噶厦政府有四个孜本，在他们当中，究竟派谁去，还是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噶厦要派多吉，三大寺提出让宇妥孜本去。达赖心里也不大赞成派多吉去。多吉是个老孜本，同夏扎噶伦又沾点亲，观点和夏扎比较接近。

于是批回呈文，让噶厦重议。噶厦无法，只好依照惯例，请乃琼大喇嘛降神占卜，将四个孜本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小张藏纸上，用糌粑团包好，扎成小圆圈，然后放进宝瓶之中。在念经祈祷，举行隆重的请神仪式之后，乃琼大喇嘛当众摇动宝瓶，从里蹦出一个小糌粑团，打开一看，写着多吉的名字。这样，多吉孜本作为首席代表，被派去谈判。虽说神意如此，但包括阿旺喜绕在内，许多人一直很不放心。

“佛爷，是不是需要增派一位官员？”阿旺喜绕试探地问。达赖看着阿旺喜绕，没有说话，但他用自己睿智的目光，传达了某种信息。阿旺喜绕觉得佛爷在用眼睛询问：你说派谁去？

阿旺喜绕向前走了半步，身子前倾，说：

“基巧堪布。”

达赖的眉毛动了一下，他也认为基巧堪布是个合适的人选。基巧堪布是僧官中地位最高的，今年四十多岁，精明练达，为人忠厚可靠，在僧俗官员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一向不满夏扎等人对洋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是个坚定的主战派。

“多吉是俗官，委派一名僧官，一僧一俗，也符合我们的规矩。”阿旺喜绕见佛爷有些游移，便进一步陈述自己的理由。

“他现在在大昭寺？”

“是。”

“赶紧派人去请。”

阿旺喜绕站起身急匆匆走了出去。

“告诉他。”达赖把阿旺喜绕叫住，“今天就出发，立即到曲米去。你和宇妥孜本负责组织僧兵和民兵，迅速增援前线。”

“是！”阿旺喜绕双手合十，连连点头，眼睛里闪射出兴奋的光彩。

阿旺喜绕走了以后，达赖把头倚在靠背上，微闭双眼，稍事休息。他感到很疲倦，昨晚一夜几乎没有入睡。要在平时，这么盘腿坐在床上，身子轻轻地倚在狮子毛装芯，

<sup>①</sup> 扎萨和台吉都是官职名，领三品衔。



黄缎裹面的靠背上，会感到很舒适，很快就能入睡。若有人进来，身子只要稍稍前倾，就恢复了诵经祈祷的姿势，比躺着休息方便得多。

今天却一反常态，达赖觉得怎么也不舒服，更不能静心养神。他感到两腿有些发麻，大概是坐的时间太久。站起身，缓步从卧室走到经堂。经堂里的陈设十分简朴，紧靠着西墙，放着一个犛子毛装芯，黄缎子裹面的厚垫，上面铺着一床北京出产的地毯，是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留下的。还有一个四方形的靠背，丝棉装芯、红绸裹面，中间镶着一块黄缎子，上面绣有法轮，象征着法轮常转，佛业昌盛。据说这靠背还是五世达赖到京朝见大清的开国皇帝顺治时，皇上赐给他的，历代达赖喇嘛都十分珍惜它，虽已破旧，却不肯更换。靠背旁边，放着一件绛红色披风式的大氅，藏语叫“达岗”，是藏历土兔年<sup>①</sup>为他这位新认选的十三世达赖举行坐床大典时，著名的毡毯产地山南吉德雪村的百姓们敬献的。每天早晚，达赖就在这禅床上学习经典，颂经祈祷。四周的墙壁上，都绘有壁画。西面墙上画的是护法神吉祥天女。只见她怀抱琵琶，用慈祥的目光俯视人间。

北面一个精制的木柜上，放着一个大玻璃罩，里面有三尊佛像。中间较大的是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两边较小的是他的两个高徒，通称“尊贵的师徒三人”，所有黄教寺院都供奉这三尊佛像。这两个徒弟就是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和第一世班禅克珠杰。以后实行活佛转世制度，到现在已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了。

土登嘉措站在玻璃罩前，凝视着宗喀巴的塑像，心绪如潮。

从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sup>②</sup>开始，清朝皇帝就将西藏的政教大权交给历代达赖喇嘛掌管，正式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在西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尊为“雪域一神”。的确，老百姓是把达赖和班禅当成全知全能的神来信仰和崇拜的，藏族有句谚语：“天上有太阳和月亮，人间有达赖和

班禅。”

达赖喇嘛知道，能够坐在这个禅床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西藏历史上，只有八个人享受过这样崇高的荣誉，而他自己，则是第九个。

土登嘉措认真地阅读过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所著的《西藏王臣记》。据该书记载，藏王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后，在红山之上修建了辉煌壮丽的宫殿，松赞同文成公主、尼泊尔公主一起居住在这里。可惜松赞干布时代修建的宫殿没有能保存下来。先是在赤松德赞时遭受雷击，引起火灾，继而在吐蕃王朝末期毁于兵燹，只剩下座小小的观音堂。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西藏历史上先后建立过萨迦王朝、帕主王朝、和噶玛王朝，但这几代王朝的中心都不在拉萨，所以布达拉宫一直得不到修复。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建立噶丹颇章王朝后，西藏的首府又重设在拉萨。五世达赖执政不久，即令藏王索南绕登重建布达拉宫。

在索南绕登主持下，以原有的观音堂为中心，在东面建造了白宫，五世达赖圆寂后，由藏王第巴、桑吉嘉措主持，修建红宫，存放五世达赖的灵塔。

达赖深深懂得，要安稳地坐在这个禅床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老百姓尊敬他，信仰他，相信他能主宰众生的命运，通晓过去，预知未来。但是，他纵观历代达赖的经历和遭遇，他们自己的命运却掌握在别人手中。从第一世达赖根敦朱巴到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只是宗教领袖，并没有掌握政权。从五世到十二世，只有两个达赖，即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和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真正掌握了政教大权，公认是最有才华，最有作为，名副其实的政教领袖。他俩著述甚多，政绩显赫，受到僧俗百姓的爱戴和崇敬。在布达拉宫的

① 即公元1878年，清光绪五年。

②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生于公元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藏历第十个甲子的火蛇年），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噶玛王朝崩溃之后，由黄教掌权，达赖喇嘛遂成为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灵塔里，他俩的灵塔也最高，最大，最为辉煌壮丽。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的卓越才能，使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和达赖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得以正式确定。五世达赖的功绩是显赫的，他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十三所黄教大寺，被称为“黄教十三林”，又给全藏所有的黄教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喇嘛人数，如噶丹寺为三千三百，色拉寺为五千五百，哲蚌寺为七千七百，札什伦布寺为三千八百，等等。他还为黄教大小寺庙制订了严格的制度，对于寺庙内部的组织机构，僧官任免制度，喇嘛的学经程序，寺内纪律仪式等等，均作了一套完整的规定，一直相沿至今。土登嘉措知道，五世达赖在晚年开始专心写作经典，他的著作共有三十余卷，影响最大的是《相性新释》，《西藏王臣记》，《百川映月》等书。这几部著作，土登嘉措都反复研读过。

同五世达赖相比，土登嘉措认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又有自己的特点，他虽然没有五世达赖那样显赫的政绩和丰富的著述，但以他的谦逊简朴而为后人传颂。格桑嘉措能够位极帝师而无丝毫骄慢，教证功德内已圆满，仍从他人听闻经论，曾无暂舍。修证已到高深境界，然举止动静，取水脱鞋皆依戒律而行。富有全藏受用无量，然而所着服装每年只换一套。

土登嘉措发现，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一个遭受非议的人物，在政教两方面，也无建树。但土登嘉措认为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诗人。他有博学多才、精明能干的第司·桑结嘉措的辅佐，本来可以安稳地坐在这禅床上。可是他不守戒律，向往世俗生活，不愿作一个神，而要作一个人。他不愿坐在这令人羡慕、让人敬畏的禅床上，而宁愿到卖酒女郎家去过夜。土登嘉措偷偷地阅读过仓央嘉措的情诗，同他平时诵读的经文迥然不同，别有一种情趣和韵味。每当土登嘉措默诵那些俏丽的诗句，总会感到耳热心跳，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也并不奇怪，土登嘉措也是一个青年，他也是血肉之躯，要食人间烟火，有七

情六欲。

不幸的是，仓央嘉措却因此遭到横祸。藏王第司·桑结嘉措被拉藏汗杀害之后，他也被康熙皇帝废黜，“执献京师”。到了风雪弥漫的青海湖畔，这位“神”却突然不见了。那时他才二十四岁。

对于仓央嘉措之死，土登嘉措是非常关心的，他让懂得满文、蒙文和汉文的人去查阅有关资料，但始终没有查出什么结果。有人说他被朝廷杀害，有人说他病死在青海湖畔，有人说他流落异乡、云游四方。总之，这位才华出众的六世达赖之死，成为难解之谜，害得后来的学者做了很多文章，也说不清，道不明。有人写了一部《仓央嘉措秘传》，专门讲他被废黜以后的事情。土登嘉措认真研读过这部书，但对它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

八世达赖喇嘛绛边嘉措虽然长寿，但却没有什么值得后人称颂的业绩。

从九世到十二世，这四位达赖喇嘛，实际并未真正执掌权柄。他们刚刚成年，或正要接管政务，就突然暴亡，然后由摄政王掌权。九世达赖隆扎嘉措只活了十一岁，十世达赖楚臣嘉措活了二十二岁，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活了十八岁，十二世达赖赤然嘉措活了二十岁。他们的突然去世，引起人们种种议论和猜测。僧俗百姓都怀疑这几位达赖是被人谋害的，坚决要求调查清楚，严惩胆敢谋害佛爷的元凶罪魁。

朝廷也认为达赖死得可疑，每逢达赖暴亡，驻藏大臣都下令不准移动达赖的遗体，不准移动达赖寝宫的一切东西，并将达赖的侍从官员锁拿问罪，然后由驻藏大臣亲自检验遗体，追查责任。但从来也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大吵大闹一通之后，只好认选新的灵童了事。

土登嘉措一直把五世达赖的政绩，六世达赖的才具，七世达赖的品德，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他争强好胜，要把所有人的长处学到手，并把它们发扬光大，从而使民族振兴，佛业兴旺，社会发达，僧俗百姓幸福安乐，从而使自己成为西藏历史上最杰出、最

有作为的一位达赖喇嘛，永远被后人所赞颂。

由历代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联想到自己，想到自己是怎样从偏僻的农村，来到这宏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坐在这禅床上，成为“雪域一神”，执掌着西藏的政教大权。

位于拉萨东南部的达布地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群山环绕，山青水秀，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在群山之中，有一座很象大象鼻子的山梁，村庄在山梁前面，人们就把它称作朗敦，意为象鼻山前的村庄。

藏历第十五甲子的火鼠年五月五日，太阳刚刚出山，朗敦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个男孩额头宽广，鼻直口方，一头黑发，夹杂着几茎白发。据说在他出生时有许多祥瑞之兆。

经过乃琼大喇嘛降神占卜，又到曲科嘉地方的圣湖中观看显影，证明这个男孩就是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的转世灵童，而且其他地区未发现同样的灵童。这样，由八世班禅、摄政王通善呼图克图、三大寺和扎什伦布的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当时的驻藏大臣松淮上了公禀，请求驻藏大臣转奏清朝皇帝，由于灵童只有一名，且经各方公认，请免于金瓶掣签。光绪帝在奏折后面批道：“贡噶仁青之子罗桑塔开嘉措，灵异显著，准免于金瓶掣签，着即继任十三世达赖喇嘛，钦此。”

次年十一月，噶厦政府用最隆重的仪式，将一岁多的“灵童”迎至拉萨。驻藏大臣在他面前捧读了光绪皇帝批准灵童继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圣旨。然后由一位喇嘛抱着，让灵童面朝东方，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八世班禅给他剪发，并取法名为“吉尊阿旺罗桑土登嘉措玛旺觉曲勒朗巴杰娃巴桑布”，简称土登嘉措。不久，举行了坐床大典。这样，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差民的孩子，一夜之间从社会的最底层而临至尊之位，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噶厦政府赐给他的父母庄田和农奴，他的家也由贫苦农奴变成了西藏最大的贵族农奴主之一。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别人告诉他的。他虽然被人尊为“神”，说他能通晓过去，预

卜未来，可是他却连自己是怎样从偏僻的山乡，来到这华丽的宫殿也说不清楚。

土登嘉措是中等身材，额头宽广，眼睛很大。那双眼睛平时显得聪慧，和蔼，慈善；有时也会射出灼热、逼人的光芒，让人惶惶不安，魂飞天外。他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轻微的麻点。但这也无伤大雅。普通人很难见到达赖喇嘛，就是有幸能拜见他，也不敢直视。所以除了最亲近的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这一缺陷，即便知道，怕冒犯神灵，也不敢随便乱讲。直到他圆寂之后，人们才知道佛爷曾经得过天花，而且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痕迹。

土登嘉措天资颖慧，聪明过人，从小刻苦好学。他不但熟读经书，而且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对各教派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深刻的了解，对历代达赖喇嘛的情况，他们在西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和遭遇，更是了若指掌。他常常长时间地站在宗喀巴和他的两位弟子面前，沉思默想。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他是这位黄教的创始人怀着深深的敬意，虔诚祈祷。实际上他在想：我既然从偏僻的农村，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选入白宫，被僧俗百姓当作神来崇拜和敬仰，那么，我就要象一个真正的达赖喇嘛那样，主宰一切，而不能受制于人，被人玩弄和利用。他希望能成为五世和七世达赖那样的佛爷，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在历史上留下美名，绝不能象前几世达赖那样，幼年时受人控制，任人摆布；刚刚到了亲政的年龄，又遭人谋害而暴亡。因此，从他懂事的时候起，大至政教事务，小到饮食起居，他都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的父母和亲友都是农民，没有文化，更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没有人能帮助他，指导他，凡事都要靠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纵观历史，他深深懂得一切斗争的关键是权力。在关系到权力的问题时，他采取了特别谨慎也特别果断的态度。

按照惯例，当达赖到了十八岁的时候，

摄政王必须交出权力，由达赖亲政。在他十八岁时，光绪皇帝下令要达赖亲自执掌政权，但他考虑到当时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sup>①</sup>正处在权力的高峰，上上下下都有他的人，连自己身边的人，几乎都是他派来的。达赖的亲属虽然得到了贵族的封号，但刚从农村到拉萨，在上层社会根底很浅，甚至受到某些人的歧视，在政教事务上帮不了他的忙。而他自己也缺少必要的经验和威望，勉强亲政，只能作个傀儡，大权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甚至有被人谋害的危险。以往活生生、血淋淋的历史教训，使他深深懂得了“位尊身危、名高忌起”的道理。因此，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说自己正在学经，恐亲政之后，政教两误，坚决不肯亲政，只是将历代达赖的三颗印玺接受过来，交给噶厦政府掌管。这是很厉害的一着，一方面显得他笃信佛法，对权力没有欲望，在全民信奉佛教的藏族社会，赢得了僧俗百姓广泛的信赖和敬仰，一时传为美谈；另一方面，又削弱了摄政王的权力，加深了摄政王同噶厦政府之间的矛盾。

过了两年，英国人先后侵占了邻近各国，并把侵略的魔掌伸向我国的西藏。西藏内部的政局也发生了剧烈动荡。这时，三大寺和僧俗官员借口“神意”，逼迫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辞职，要求达赖亲政，达赖这才顺应潮流，接受摄政王的辞呈，亲自出来掌政。不久，他又借故将第穆呼图克图杀掉，没收其庄园和财产，并下令把第穆呼图克图的名号予以革除，禁止以后转世。从此，达赖喇嘛独运威权，牢牢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那时他才二十四岁。

土登嘉措清楚地知道，三大寺的喇嘛、贵族官员和僧俗百姓为什么拥戴自己亲政。长期以来，朝廷采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加紧控制的办法，历任驻藏大臣之中，除文硕、裕纲等少数几个以外，都变本加厉地推行朝廷的这一方针，对洋妖卑躬屈膝，对藏民横加压制，不但不支持藏民的抗英斗争，有时甚至还从背后砍一刀，即所谓“以夷制番”。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僧俗百姓，尤其

是三大寺的喇嘛，激于爱国家，爱家乡之心，拥戴自己上台，执掌权柄，一方面与驻藏大臣相抗衡，另一方面用“雪域一神”作旗帜，号召百姓，抗击洋妖。

现在，洋妖异教徒大举入侵，佛法面临衰亡的危险，西藏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这个“神”却一筹莫展，毫无办法。这使他非常烦恼，焦虑，甚至痛苦。顾不了自己的菩萨，怎能拯救凡人？！他想，我连自己的百姓和土地都不能保护，怎么能普度众生？我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不能预料，又怎么能通晓过去，倾卜未来？！他站起身，在经堂里来回走，最后停在佛像前面凝视良久。宗喀巴盘腿而坐，神色庄重，凝目远望，好象在给众多的信徒传经布道。身边的两位弟子侧着身子，虔诚地望老师傅，专心致志地听他讲经。他抬头看护法神，希望在这严重时刻，她能大显神威，降妖伏魔，赶走洋人，保我疆土。但是，吉祥天女却显出安详、欢快的神态，轻轻拨弄琵琶，似欲弹奏美妙的乐曲。

达赖喇嘛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和忧虑。他被僧俗百姓当作“活菩萨”供奉在这里，但在这些金铸、木雕、泥塑、缎绣、彩绘的菩萨群里，却没有一个能出来帮助他，支持他，甚至没有一个“神”了解他，听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为他排难解忧。他感到怅惘，懊丧，深深地吐了口气，又坐在禅床上。

达赖似睡非睡，恍恍惚惚，不久发出轻轻的鼾声。侍从们知道佛爷这些天来实在太劳累，有意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没有惊动他。又过了一些时候，轻微的鼾声停止了，贴身的侍从们知道达赖已经醒了。达赖有个习惯，实在太困倦时，坐在禅床上，手拿佛珠，小睡片刻。他的觉很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任何一个极微小的声音，都会把他惊醒。因此，在他休息时，任何人不准进

<sup>①</sup> 呼图克图是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大活佛的封号。凡因这一级的活佛，每代必经中央政府的承认和加封。西藏地区的呼图克图，有被选为摄政王的资格。

屋。

桑丹见佛爷醒了，便轻轻走进去，换了碗热茶，等达赖喝了一口茶，桑丹小声禀报：

“佛爷，参宁堪布<sup>①</sup>德尔智师傅求见。”

达赖轻轻点了点头，这动作很小，若不是熟习达赖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桑丹明白了，便悄悄地走了出去。

德尔智刚一迈进门坎，立即把披在肩头的袈裟取下来，搭在手腕上，双膝弯曲，弓着腰，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乎磕着膝盖。他迈着碎步走近法床，向达赖致意。德尔智是蒙古喇嘛，今年五十一岁，在达赖身边多年，担任他的侍读。每次拜见达赖时，总是象第一次朝拜佛爷那样，毕恭毕敬，十分注重礼仪。

达赖面带笑容，微微点头，示意他坐下。桑丹立即给他端来一个茶碗，倒上酥油茶，恭敬地放在他面前。

德尔智首先向达赖问安，又询问了传昭大会的情况。往常，他作为达赖喇嘛的侍读，要参加传昭大会，但因为这次达赖给他委派了重要任务，所以没有参加。达赖简单地说了几句，立即转入正题：

“抬枪造得还顺利吗？”

“托佛爷的恩惠，还算顺利。”

“什么时候能造出第一批？”

“报告佛爷，十天之后就能造出来。”德尔智欠了欠身，眉宇间露出得意之色。心想，在短时期内，生产出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快枪，佛爷一定会感到满意。

不料，达赖却轻轻摇了摇头：

“能不能再快一点？”

德尔智面带难色，偷眼望了一下达赖，小心地说：

“机器不好，连个好磨床也没有，材料也不是，更困难的是，没有会造枪的工人，什么都得我手把手教，从蒙古和内地请了些工匠，可是现在还没有到……”

“不能等他们了。”这些困难，达赖都很清楚。去年洋妖入侵岗巴宗之后，达赖就意识到，要打败洋妖，光靠藏族军民的刀矛弓

箭和火枪是不行的，一面派人到四川、青海等地去购买武器，同时决定自己制造快枪，委任德尔智负责，在拉萨河对岸的哲布地方，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兵工厂。因为兵工厂在哲布地方，就把即将制造的抬枪，叫作哲布抬枪。达赖用急切的目光看着德尔智：

“三天之内，能不能造出一批来？”

“这，……恐怕很……”德尔智犹豫了半天，还是把“困难”两字咽了回去。

“请您现在就过去，务必在三天之内，造出一批来，哪怕少一点也行。”达赖打断了他的话，显得十分紧迫，不容有游移的余地。见德尔智双手合十，低头不语，达赖把口气放缓和一些：

“前线战事紧急，必须立即增派援军。”

“是，请佛爷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德尔智承诺之后，并没有起身离去，好象还有话要说。

“俄国方面有消息吗？”达赖放低了声音，身子也朝德尔智倾了倾。

德尔智摇了摇头，见达赖的眼睛里露出失望的神色，德尔智略微挺直腰，屁股擦着地毯，朝达赖挪动了一点，低声而又庄重地说：

“俄国大皇帝金口玉言，绝不会失信，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佛爷，……”阿旺喜绕猛地推开虚掩着的门，闯了进来。他脸色煞白，声音也变了样：

“多吉孜本送来报告，我军在曲米……”

“怎么样？”达赖不觉一惊，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拉丁代本他……”阿旺喜绕说不下去，一下子捂住了脸，泪水，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流。

## 二 阴影笼罩下的帐篷

藏历第十四个甲子的阴木龙年正月十四日<sup>②</sup>，在曲米仙廓发生了一件震惊西藏的事

<sup>①</sup> 陪同、辅导达赖学习佛教经典的僧谈喇嘛。

<sup>②</sup> 即公元1904年3月21日。

件。

在一座较为宽敞却略显幽暗的英国远征军帐篷里，并不见一个英国人，只有五个装束不同、神情各异的藏族人。

帐篷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藏式矮脚桌，桌上放着一些西式点心和几杯红茶，杯子里的茶已变得冰凉。

一个身披袈裟的中年喇嘛，坐在矮脚桌旁，双手搓动佛珠，嘴里似乎在念诵着什么，却只见嘴唇翕动而没有声音发出。他是三大寺<sup>①</sup>代表、拉萨色拉寺的堪布<sup>②</sup>土登晋美。

在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狐皮袍子的官员，他是帕里宗宗本<sup>③</sup>阿旺隆珠，帕里是个重要的县城，英国人一直想让中国政府开辟帕里作商埠。因此，噶厦政府<sup>④</sup>指派他参加谈判。

一个身材不高却很健壮的中年喇嘛，身上披着绛红色袈裟，质地优良，看得出是西藏著名的氍毹产地由南青德雪的产品。这赖喇嘛穿的袈裟，就是用这里的氍毹制做的。能穿上这样的袈裟，当然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三大寺的另一位代表，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的托麦堪布。托麦不象土登晋美和阿旺宗本那样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他怒睁双眼，不停地在帐篷中来回踱着步。军用帐篷在他那没有规律的脚步中似乎变得更加狭窄。与他那不停的双脚相对应，他的两只大手也不时地握在一起，又不时地互相搓着、捏着，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托麦的一切动作都表明他内心的焦灼，难耐的焦灼。

在桌子的另一头，坐着一位军官，身穿金黄色的缎子藏袍。缎子上绣着苍龙。按照清朝皇帝对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矩，四品以上的俗官都可以穿黄袍。黄袍又分三种颜色：金黄、桔黄和米黄色。噶厦政府的噶伦<sup>⑤</sup>和藏军代本<sup>⑥</sup>，才能穿金黄色、绣有苍龙的缎子藏袍。

这位穿金黄色缎子藏袍的人，就是藏军前线总指挥拉丁代本。拉丁代本是拉丁家族中最小的儿子，所以人们称他拉丁赛。<sup>⑦</sup>拉丁赛同托麦堪布一样魁梧，却比托麦高出半个头。

就在拉丁代本后边的是他的秘书洛桑绕登，与拉丁代本相比，他显得清秀、文静。那略嫌白皙的脸上不知是因为燥热还是焦急而泛着红晕。

藏英双方已经举行过多次谈判。从去年起，英国人打着谈判的旗号，从边境到岗巴宗，从岗巴宗到亚东，现在又到了曲米仙廓。

曲米仙廓是后藏地区<sup>⑧</sup>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它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物产或名胜古迹，外边的人也很少知道它，在普通的地图上更找不到它的位置。唯一能给过往的高旅和香客们较深印象的是这里有一眼泉水。泉水虽不大，但又清又甜。赶路的人路过泉边，捧上一掬泉水来喝，会感到非常凉爽，周身舒适。这个村庄，也因此得名。曲米，藏语是“泉水”的意思；曲米仙廓，就是泉水之多。

这个小小的山村，最近却成了全藏瞩目的重要地方。

英军入侵西藏边境后，噶厦政府曾于去年藏历五月十三日发布征兵动员令。但是，由于部队分散，兵力不集中，加之噶厦政府武装抗击洋妖的决心并不坚定，因此未能有效地阻止英军的进攻。眼见得英军步步进逼，噶厦政府又从日喀则、江孜和拉萨等地抽调了几个代本，增援前线。与此同时，各地百姓也纷纷赶来参战，各路抗英部队都在曲米仙廓汇集了。

① 三大寺即色拉寺、哲蚌寺和噶丹寺，是黄教最大的寺院，均在拉萨。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三大寺的代表有权参加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召集的重要会议，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

② 堪布，是寺院里掌管行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

③ 宗，相当于县，宗本即县官。

④ 即西藏地方政府。

⑤ 噶伦是噶厦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噶厦政府中常设三僧一俗四个噶伦。

⑥ 按藏军编制，一个代本等于一个小团，约五百人，团长亦称代本。

⑦ “赛”是尊称，少者的意思。

⑧ 西藏分前藏、后藏等地区。前藏以拉萨为中心，包括拉萨各个宗；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包括江孜、亚东等地区。

就在这时，达赖喇嘛亲自委任拉丁代本为前线总指挥，授权他统率所有抗英军民。

拉丁代本虽然一直在抗英斗争的第一线，成为整个抗英部队的中坚，但因困兵微将寡，武器不足，使拉丁代本颇感力不从心。他恨不得一下子把黄毛洋妖立即赶出西藏，却又缺乏降妖伏魔的法宝。达赖喇嘛的命令，犹如降妖伏魔的法宝。六个代本的藏军，加上众多的百姓，虽然武器仍然是大刀、长矛、土枪和弓箭，但在人数上，却远远超过了英军，这使拉丁代本感到振奋，他那与洋妖大战一场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英国远征军在曲米仙廓遭到了入侵西藏以来最强有力的阻击，不仅士兵死伤惨重，连以最勇敢、最能冒险而著称的英国《每日邮报》的通讯记者也被砍断右臂，使得他在短期内再不能写出远征军“所向披靡、胜利进军”一类的报导。英军少校当洛甫的胸部挨了一刀，心脏严重受损，至今昏迷不醒，流血不止，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这使英国远征军司令荣赫鹏大伤脑筋。

昨天，这里又发生了一场激战。直到现在，村庄上空仍然弥漫着战火的硝烟。

正是由于遭到了藏族军民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才使英军不得不要求举行谈判，时间定在今日中午十二点。

拉丁代本再一次拿出怀表看了看，不觉皱起了眉头。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也就是说，他们一行人到达英军营地已经快两个小时。英国人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拉丁赛暗自思忖着，刚想我担任联络员的来协商问问情况，忽然想起来协已被英军叫走。拉丁代本收起怀表，又把焦急的眼光转向窗外。

英军营地位于曲米河谷。帐篷前面不远处是一块空旷的坝子，地势较低，一部分英军早已集结在那里，周围还插着一些英军军旗。

看着队列整齐，但人数并不太多的英军，拉丁代本又想起英军头目荣赫鹏提出的所谓谈判条件。在协商有关谈判事宜时，荣赫鹏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指名要拉丁代本作首席代表；二，

为了保证在谈判期间不发生其它意外事件，使谈判顺利进行，双方部队必须集结到坝子里来。荣赫鹏还说，为了表示帝国军队的谈判诚意，他们决定将子弹退出枪膛，同时要我方熄灭火绳。拉丁代本、哲林代本、然巴代本和其他藏军官兵，以及广大僧俗百姓，都不愿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情况下停火谈判。更不愿接受那些先决条件。藏族军民用的多是火枪，要靠火绳来点燃发火。如果熄灭，火枪就失去了它的威力，藏军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为了这事，拉丁代本等人同噶厦政府派来的多吉孜本<sup>①</sup>和驻藏大臣派来的何光燮知府<sup>②</sup>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孜本和知府抬出大清皇帝和达赖喇嘛来压他，拉丁代本才不得不同意前往谈判。他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执意不去，别人会以为我不敢去同洋妖打交道。但他明确表示，其它条件一概不能接受，藏军无论如何不能到坝子里去，更不能熄灭火绳。

拉丁赛也知道，谈判议和，劝阻英国人不要入藏，这确实不是多吉孜本和何知府个人的意思，而是朝廷的一贯主张。在噶厦政府内部，持这种主张的也占上风。噶厦还说这是神的旨意，乃琼大喇嘛在降神时曾说：“应该谈判议和，而不要轻动刀枪。”拉丁赛想，如果真能不动刀枪，通过谈判劝说英国人撤离西藏，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是，这可能吗？

“代本，您看！”站在拉丁代本旁边的洛桑绕登突然向窗外一指。

拉丁赛已经看见了，不少藏军正陆续从山上走下来，坐在离英兵不远处的坝子上，这使拉丁赛大为吃惊。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托是、土登晋美和阿旺降珠也走到了窗前，他们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拉丁赛。阿旺宗本的脸绷得更紧了。土登晋美则大张着嘴

<sup>①</sup> 孜本是西藏地方政府内负责财政的高级官员，受噶厦的委派，有权代表政府处理一些重大事件。

<sup>②</sup> 知府是驻藏大臣衙门的高级官员。



巴，托麦把两只拳头捏得咯巴咯巴直响。他们相互询问着，却没有人能回答。

拉丁赛顾不上再多说什么，猛地拉开门，想要出去，站在门口的两个英兵却挡住了去路，他用力推开门岗往外冲。恰在这时，来协急急忙忙跑了进来。

“你到哪里去了？”拉丁赛一把将来协拉进帐篷。

“我，回，……回指挥部去了。”来协喘息未定，一见拉丁赛怒容满面，心里更加害怕，舌头也转不利索了。

“谁让你去的？”

“荣，……荣赫鹏先生。……”

“去干什么？”

“让，让我去通知多吉孜本和何知府，一定要全部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命令藏军到坝子里来，否则不但不举行谈判，还要……”来协吞吞吐吐，说不下去。

“还要什么？”

“还要扣留你们，炮击我们的阵地。”

“孜本怎么说？”托麦焦急地问。

“孜本和知府已经下令让藏军集中到坝子里来。”

“你这头蠢驴！”一记耳光，狠狠地打在来协脸上，他趔趄了一下，倒退了两步。

“我，我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来协捂着发烫的脸，哆哆嗦嗦地说。

“哲林代本怎么说？”拉丁赛拉住了还要打来协的托麦

来协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好，可又不能不回答代本的话：

“哲林代本说没有您的命令，他不下山，也不让熄火。然巴代本也是这么说的。现在下山的，可能只有一、二、三代本。”

拉丁赛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一些。然后又突然问：“你去荣赫鹏那里了吗？”

“没有，我是想先把这些情况告诉你们，谈判时……”来协尽量想表自自己，把情况说得清楚些，可越急越说不清楚。

拉丁赛打断他的话：“你的马在哪里？”

“在帐篷外面。”

拉丁赛转身对洛桑绕登说：“快去告诉哲林代本，让他代替我指挥全军，不管孜本和知府怎么说，绝不能让藏军到坝子里来，还要设法通知已经下山的官兵赶快撤出坝子。在这里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洛桑绕登看着代本，犹豫不定。他已经感到情况危急，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主人。

“代本拉<sup>①</sup>，我，……我不能离开您。”

“代本拉，我们一起走吧！”阿旺宗本试探地说。他本来就不愿意和英国人打交道。这下就更觉得如入虎口，危不可测。

拉丁代本已经感到他们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要走，也走不出去，他平静地对大家说：“我们再看看。”又转过脸对洛桑绕登说：

“快，晚了连你也出不去。”拉丁代本说着，顺手把来协的博士帽摘下来藏在洛桑绕登头上，推了他一把：“快走！”

下午四点半，荣赫鹏上校在几个军官和侍卫的簇拥下，来到帐篷。他笑容可掬地对拉丁代本等藏方代表说：“非常抱歉，让你们久等了。”转身又朝帐篷门口喊到：“格林，上茶。”

见荣赫鹏这么友好、和善、坦然，完全不象胸藏毒计的人，来协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心想，荣赫鹏的友好态度，表示了英方的诚意，大英帝国的军官说话还是算数的。他又摸了摸脸颊，看了托麦一眼，感到有一肚子的委屈。

那张藏式矮脚桌的两侧，坐着藏英双方的谈判代表。右边，以拉丁代本为首，依次坐着托麦堪布、土登晋美堪布和阿旺宗本。左边为首的是荣赫鹏，还有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的“西藏通”威廉上尉、吉布森中尉和英军报务员，兼作荣赫鹏秘书的玛丽小姐。来协作为联络员，首先介绍了双方的人员，然后自己拿了个小凳子，坐在后面。

拉丁代本仔细打量着对面这个英军头目。听来协讲，他已经过四十，但看上去却象个三十多岁的人。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卷曲

① 按照藏族习惯，在名字或职务后面加一个“拉”字，是表示尊敬。

着，络腮胡子象地皮上蔓延的青苔般爬满了他的大半边脸，在那白皙的小半边脸上，嵌着两只深蓝色的眼睛，象两泊湖水，令人觉得深不可测。此时，荣赫鹏正叼着伦敦雪茄，一口一口地喷着烟圈。他的脸在浓淡相间的烟雾中时隐时现，拉丁赛心目中的荣赫鹏也象这烟雾中的人一样，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拉丁赛感到这个对手绝非一般人物，在他和蔼、平静的外表下，掩藏着阴谋和杀机。拉丁赛想知道，这个洋妖头目究竟要装什么神，念什么咒？

侍卫格林端着一只硕大的托盘走了进来，荣赫鹏忙起身让茶：“各位，今天请你们喝印度红茶，同你们的酥油茶相比，另有一种味道。噢，还有这水，是你们曲米独有的那眼泉水里的，味道就更好了。”说到这里，荣赫鹏笑了笑：“这茶还有一点象征意义哩。英藏友好嘛，是不是这样，代本先生？”

托麦心里着急，既没有心思品茶，更没有兴趣听洋大人饶舌，他硬梆梆地甩出一句话：

“上校先生，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快谈正经事吧。”

“啊，堪布先生，我已经说过了，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荣赫鹏微微一笑：“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呀！”

托麦立即驳斥：“双方商定在中午十二时举行谈判，请您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们等了将近三个小时，难道是我们的过错？”

荣赫鹏又看了托麦一眼：“堪布先生，请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别的条件呢，双方的部队都必须集结到坝子里来。我们帝国的军队是最讲信用的，按照协议，早已到坝子上来了，子弹也退出了枪膛。可是，”荣赫鹏故意加重语气：“你们的部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下山，这能说你们对谈判抱有诚意吗？”

来协生怕由于英国人生气而使谈判破裂。他赶紧解释：“攻本已经下了命令，他们很快就会下来。”

托麦瞪了来协一眼，他不由得吐了吐舌头，悄悄地坐下了。

“我们快谈正经事吧！”托麦已经很不耐烦了。

“啊，堪布先生，不要着急嘛，既然请你们来，当然要谈正经事。”荣赫鹏不紧不慢地说着，却把目光转向了拉丁代本。

拉丁代本今年三十六岁，他的年龄和他的长相相称。面庞黧黑，前额宽广，嘴唇微厚，嘴角向上翘着，按照藏族的说法，是一个富贵相。特别是那双眼睛，更显得敏锐、聪慧，流露出自信、坚定和毫不妥协的神情。荣赫鹏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讲，拉丁赛也是一个真正的藏族人。就是这个人，作为藏军的高级军官，从去年到现在，从边境到曲米仙廓，一直跟我们作对。是他，坚决主张抗英，反对谈判议和；是他，组织藏族军民夜袭英军营地，骚扰运输线；还是他，又在这里设下防线，阻击我军，使我们不能顺利进兵江孜。几个月来，一提起拉丁赛的名字，就叫荣赫鹏感到畏惧、愤恨和恼怒，可又毫无办法。不久前，达赖又亲自委任他为前线总指挥。这一决定，如同给猛虎添了一双翅膀，本来就使荣赫鹏大伤脑筋的拉丁赛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现在好了，拉丁赛这个在噶厦政府中最难对付的人，今天终于坐在我的对面，掌握在我的手中了。这固然是由于我的机智，但更重要的还是得力于多吉攻本和何知府的帮助，要感谢那两个愚蠢如猪、胆小如鼠的家伙。想到这里，荣赫鹏的嘴角上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之色。

忽然间，荣赫鹏的目光与拉丁代本那锐利的目光相撞，荣赫鹏心头一颤，不由自主地避开了那灼热的目光。

“上校先生，你们什么时候撤军？”拉丁赛直视荣赫鹏，声音不大却透着威严。

“啊，这个问题，我正想问各位。”

“什么意思？”

荣赫鹏避开拉丁赛威严的目光，故意装出轻松的样子，悠闲地弹了弹烟灰，细声慢语地说：“各位，我早说过，我们谈判，不是谈我们撤军的问题，而是请贵军撤离前面的山口，让我的部队顺利地开到江孜去。”